

雪水河像一枚柔韧有余的缝衣针,扎透阿尔顿曲克草原,把昆仑山和格尔木缝在一起。正是在它扎了个针眼隙空的那个地方,比天还低,比生活稍驼的一个土丘上,荆丛、骆驼草掩映下,有一座坟冢。

这里安葬的是一位年轻女军人的恋人。当年他25岁,已算老连长了。她年方二十,刚刚在通信排就职排长。两人山盟海誓,要在昆仑山完婚成家。没想到50年前那场叛乱的枪声响在他们的婚礼前,使这两个年轻军官的幸福破灭。前脚今生,后脚来世,他倒在叛匪枪口下时手里还攥着她的一束秀发。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连长,就这样变成了高原上一座默默的土丘!

被白雪漂洗过,又被春雨擦亮。后人为了他竖立的那块取之昆仑山石的墓碑,永远蓬勃在荆丛之中。坚强、勇敢、高洁深入到高原冻土之深处,谁可曾见过哪一朵雪莲会变成别的什么花?

这个春天,她已经年近花甲,远山远水从江南某地来到昆仑山,不是游山也不为玩水。专程来看望他。心里装着,她才独身生活大半生。没有一天不念恋诞生在战火中的甜蜜爱情,她却下不了决心上一趟高原为未婚的亡夫祭坟。她怕自己哭得晕头转向,撼动得昆仑雪峰也流泪。几十年人生的磨炼,眼下穿心的疼痛已经沉淀为平静的思念,她才可以理智地千里迢迢攀上世界屋脊。这是他们生死离别后

# 血泉

王宗仁

的第一次重逢,应该说是最后一次告别吧。他不会忘记他永久安家的那块地方——昆仑山中的一个山坡。当年是她为他选了坟地,又是她亲手挖开第一锅土,把他安放在这个朝阳的小坡上。她比谁都清楚,他常年在冰天雪地里行军跋涉,落下了寒腿病,需要太阳抚照他的身体。太阳像彩霞的被子铺洒在他身上,她也会觉得心里舒

暖。可是,当她踏寻到当年的那块地方时,山坡已经夷为平地,坟堆也不翼而飞。只见地上的水泥、木料堆得像一片丘陵,还有高高的塔吊静静地戳在风雪中。她得知这里很快就要建成一座发电厂。先烈的坟冢已经迁移。

对于她的这次昆仑之行,总是有人不理解。她是个独身女人,和长眠在冻土地上的那位军官虽有段一段恋情,毕竟未成婚。他们的爱情只是个短暂的停留。她和他可以说不沾亲也不

带故,跨山走水为何情?再说她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听她如何回答:我和他的爱决不是短暂的停留,他把宝贵的生命留在了青藏高原,我的心这一辈子就应该粘在昆仑山!

在去新坟地路上,她的脚意外受伤。扔在工地上的一根二寸长的铁钉扎进了脚心。那铁钉本是钉在一块木板上,利尖朝上,盖了一层雪,让她踩上了。血,不是流,是往外喷!周围的白雪被染红了一大片。血迹的外延还在扩大……

“快!谁来帮我拔出来!”她把受伤的脚高高举起,大声呼救。那带钉的木板像板板拖鞋一样贴着她的脚。

路人,一个兵毫不犹豫地抓着木板将那铁钉拔了出来。血,从馒头粗的血眼里冒出来。她顺手就用木板按住了那血眼。雪地上一片血迹,在变大,变黑。

一对恋人的血流在这块土地上。枪炮声中的血,和平年代的血。同辈人的血,洒在了两个时代!

太阳出来了。阳光中闪烁着稀疏零碎的雪片,如玉似银的粉末……雪落下来,立刻被血染红,变黑。她随手捡起一个罐头盒,将那红雪结结实实地塞了一盒子。

她咬着牙,忍着脚痛。还是那个兵扶她回到了招待所。罐头盒就放在窗台上,当天就化了一盒亮亮的水。那么清,那么亮。谁都不相信那是红雪化的。她说:“我的血没有白流,它送了我一眼清泉!我从这泉里看到了他,我老了,他还是25岁,那么英俊!”

血泉静静地坐在窗台上,水面上映着蓝天、白云,戴着雪帽的山峰。有一朵云如一个婴孩形状,偎依在蓝天的怀抱里,向人们掀起纯净而安宁的微笑……

徐汉明  
将言辞说上  
(外国影片)  
昨日谜面:超买超卖  
(三字电视用语)  
谜底:都市剧(注:都,全;市,别解为动词“买卖”;剧,厉害)

生活质量的改善,审美要求便随之提升,美化环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别的不说,现在的景观石就风行于江南城乡。

这是江南人的一大造景传统,园林和庭园必置石景,或显出雍容大气,或展示清秀灵气。江南园林堆叠假山最为讲究,一是太湖石假山的邹透瘦漏,一是黄石假山的庄重古意;至于大的庭院,也要放置一二石景以作点缀的,否则就失之轻飘,减了品位。现在好了,举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园子或广场都要夯上一块或几块石头才算到位,这石头名叫“景观石”,不仅是单位免不得景观石,就是稍有些规模的私人住宅,如别墅之类,也必去觅得一块像样些的石头以作镇宅之用呢。我有位文艺界的朋友,十几年前在自家的农村别墅前弄了块太湖石,还挖了池塘,植莲蓄鱼,引以为乐。谁知,年前房子被拆迁,新居是公寓楼,哪用得上景观石?花上万元觅来的太湖石又转手不脱,只能任其自然啦。

现在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设置景观石仍难免太湖石和黄石的窠臼。所以沿太湖一带景观石的市场很红火。偶或驱车到宜兴一带的乡镇,公路沿途参差林立的都是石头,有黄石、也有太湖石,有些太湖石还挺标致,不知是不是前人“种”出来的?太湖沿岸从前有“种石”的传统——把开采出来的原石灰岩,经一番打凿后“种”下湖去,任凭浪潮冲刷,若干年后取出来,人工的痕迹就被剥蚀掉而呈现了自然的形态。但那个漫长的等待过程,有时爷爷“种”的石头,孙子也未必能卖钱获利呢。现在的人哪有这份耐心,所以真正好的太湖石如“冠云峰”、“瑞云峰”和“玉玲珑”这样的名石是不大会有的。太湖石作景观石,毕竟太过霸气,唯堆成假山方能成了气候,最有越而成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到捷克小城昆士塔特游玩。听导游介绍说,当地新开辟了一个独特的盲人公园,吸引了众多视力正常的游客参观体验。

这让我想起美国作家海伦·凯勒,海伦·凯勒是盲聋哑三重残障人士,她在名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叙述了她对光明的渴望,让无数读者感动叹息。

带着好奇和疑问,我在导游的带领下,来到了盲人公园。进园前,导游为我戴上眼罩,神秘兮兮地说:“参观盲人公园有个规定,视力正常的人必须戴上眼罩,在同伴的搀扶下进行体验。”

顿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导游说:“比起寻常的公园,这里多了需要触摸、感知、聆听的事物,所以需要参观者打开自己的心灵,这样才能感受到独特的美。”

我在导游的带领下,用手触摸瓦罐里的那些普通的植物,我从来没有好好地抚摸过它们。导游适时地补充说:“其实,植物也能感受人的爱抚哦。”因为这句话,我摸得特别小心。

在一处水流前,导游递给我一根棍子,轻轻地放在我的耳边。循着动听的水声,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水的流动,我甚至看见了水的清澈,聆听到水歌唱的快乐。

最后一站,导游带着我来到一排排金属球前,让我触摸。导游说:“这些金属球可是公园的秘密武器哟,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公园的景点介绍。”

我带着神圣的心情去触摸,但除了金属球的光滑以外,我再也摸不出什么了。我又不懂盲文。于是,我试着对导游说出了自己的请求:“能否让我摘下眼罩,用眼睛看下公园的景色呀?这样,我就可以对比眼睛看到的和心灵所感受到的区别。”

导游却笑着说:“不行,如果你想用眼睛领略公园的美景,只有等你陪同视力正常的人进来才可以。”

带着小小的遗憾,我离开了盲人公园。其实生活本来就这样,懂得了遗憾才更懂得珍惜。体验过了盲人的生活,我才更珍惜重见光明的美好。

乔迁志禧  
刘立中  
熏风拂柳,桃花抚面。春日吉时,同窗学友卢红迁居昌里花园,与吾为近邻。吾与夫人皆喜,问其房价,曰:“三百三十万。”问何以斥此巨资购之?曰:“择居择环境,人境为首选。居此与同窗、好友、亲朋近,可相对,可畅言,可互助。忆昔抚今,慰藉暮年耳。”此说,可谓高远,聪颖可人。

古人有千万买邻之佳话。《南史·吕僧珍传》载:“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吕僧珍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踴,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这个古佳话今又在卢家重放光彩,可喜嚙嚙!

值卢红君乔迁之禧,贺而志之。

后来偶而看到南京路步行街上,有家也叫“桥香园”的,兴奋中赶紧踏进门去。这家店米线的种类不少,叫法特别:有“进士米线”、“举人米线”等;价格随“学位”的高低而变动。店家真会做生意,食与功名挂上了钩。高考前夕,考生若来此吃一碗米线,没准个个及第。米线又好吃又讨口彩,比涌到文庙前的大树上缠红布条祈福好多了。店里打工的多是姑娘、小伙,都来自云南,看样子是初到上海,神色略带腴腆,听不懂上海话。他们腰间一律缠着三寸宽的五彩线带,女服务员的裤脚边还绣着五彩花边,很有民族情调。手脚不停地穿梭于吃客间的招待员们,端上小脸盆大的汤碗,忙碌中急急交待一句:“先烫肉片”。服务周到,朴实勤快,不愧是从美丽的“彩云之南”出来的。

在大上海开饭店,要懂生意经。这家米线店的揽客法似乎精明,而昆明的米线,味道却更足,足的是那份浓浓的民俗民风。“过桥米线文化”,非去昆明感受不可。

在捷克的盲人公园,我带着小小的遗憾,我离开了盲人公园。其实生活本来就这样,懂得了遗憾才更懂得珍惜。体验过了盲人的生活,我才更珍惜重见光明的美好。

在捷克体验盲人公园  
房勇



戏曲界向来有“光杆牡丹”之说,指的是主演的角儿虽好,而配戏的演员很差,犹如没有绿叶陪衬的牡丹一般。如今别有一种“光杆牡丹”,上述用义只能举为旧义,现在滋生了另一义,似乎无妨称之为新义,或曰别解。

今者某些选场演出删繁就简,这并非彩唱,当然更不是清唱,此时演员扮上了戏,既唱又演,但减员减戏,只出主角。比如《打龙袍》只演那一小段“龙辇凤舆进皇城”的戏,可也仅有李国太一角出场,成了孤身独行

早年知道云南“过桥米线”,是从一本文学台历上看到的。一份云南小吃竟能引出读书人发奋的故事,可见它的魅力。十几年前,云南路小吃街曾风行沪上,马路边日夜排满大排档。我曾去吃过,十几块钱一碗。盘里有肉片、黑木耳、黄芽菜等,汤碗不大,菜少,色、香、味都很寡淡。当时想,就这碗米线便能激励书生苦读至及第,不过是美好的民间传说罢了。

去年到昆明,想尝尝原味的过桥米线。春城大街小巷,到处有过桥米线的招牌,标榜“正宗”两字的幌子在各家店门前飘扬,外乡客真不知去哪一家才好。本着谦虚的精神,旅友几个诚恳地请教了正买菜的一位中年妇女。她倒热情:“第一次来昆明吧,我们这儿的米线好吃罗。去‘桥香园’,那是大店,不斩客”。接着指点大家怎样翻天桥、穿铁路,过广场,细细地指路。众人纷纷道谢,走了十来分钟,一路寻到了店家。

“桥香园”的招牌上霓虹灯光四射,推进门去,只见顾客满堂,座席全无。柜台前壁挂着价目表,还配有各色米线的大彩照。价格从每份十几块钱打底,一直上升到两百多元。“箩里看花,越看越花”,选哪一种呢,众人又不知所措了。最后我点了份带有一小盅汽锅鸡的,听说这也是道云南名菜,花了36.5元。

店堂里响着五湖四海的口音,弥漫着从厨房里飘出的腾腾热气,听不清,也看不清。我们先是侦察兵似地搜寻座位,落席后又耐着性子等上食。“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米线是烫着吃的,吃前的食料有一大堆:汤、米线、荤、素菜,还有调料,大碗、小碟有十多样,每位吃桌前都堆得满满的,很占空间。食桌为长条状,客人面面相对。先上一大碗汤,乳白色,并不冒白汽,却是滚烫的。然后是几小碟荤菜、几小碟素菜。服务员两手开弓,大碟叠小碟地端将上来,有肉片、鱼片、笋片、菌



其为宴请,倒像“独酌无相亲”。诸如此类的情形,让人觉得删尽枝叶,只剩“光杆牡丹”。

上文说这种演出“只出主角”,不免有语病:没有配角登场,就没有主次之别,还称什么主角?旧时所说的“光杆牡丹”缺少绿叶扶持,是有绿叶的,不过这绿叶失去了光泽,令人称憾;今则只让你看牡丹,绿叶全无,那又是一义了。“光杆牡丹”的两义,第一义不必多说,它的第二义所得的是简约,但是简过了头,未免损戏,其得失待辨明吧。

过桥米线  
吴莉莉  
了许久,店堂也静了些,这才听出麦克风里放着《彩云追月》的乐曲,看墙上挂的别少数民族风民俗情的壁画,环视四周,另有一番韵味。师傅过来收拾碗碟,年纪有五十多了,大家与他聊了会,说起昆明,自豪之情溢满言表。那顿米线,我们吃得高高兴兴。

难忘昆明过桥米线。回沪后,我跑到云南路想再尝米线,店家却在装修。

难忘昆明过桥米线。回沪后,我跑到云南路想再尝米线,店家却在装修。

难忘昆明过桥米线。回沪后,我跑到云南路想再尝米线,店家却在装修。

难忘昆明过桥米线。回沪后,我跑到云南路想再尝米线,店家却在装修。

